

二戰奇謀秘計④

兩個蒙哥馬利

——軍事妙計篇——

曹小樂、孫赤京、司馬通◎編著



軍事現場

二戰奇謀秘計(四)

兩個蒙哥馬利

軍事妙計篇

曹小樂、孫赤京、司馬通編

開今文化出版

開今選刊⑧
軍事現場

二戰奇謀秘計(四)
兩個蒙哥馬利
——軍事妙計篇

發行人/冷遠孜
法律顧問/蕭雄淋律師、張泰昌律師
編者/曹小樂、孫赤京、司馬通
總編輯/戴月芳
執行主編/黃中憲
美術主編/白儀琪
封面設計/徐偉設計工作室

出版者：開今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住址：台北市木新路2段161巷10號
TEL：2342666 FAX：9374907
郵撥：1636829-2 開今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登記證/行政院新聞局局版台業字第5438號
製版印刷/利康印製有限公司
總經銷/知道出版有限公司
TEL：(02)9189099 FAX：9189101

出版日期：1995年1月初版一刷
ISBN 957-797-098-2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本書如有缺頁、破損、裝訂錯誤，請寄回本公司更換。

◎本書由北京藍天出版社授權在台發行繁體字版

前言

物換星移，春秋交替，轉瞬間，人類歷史上規模最大的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已將五十週年了。這場戰爭是法西斯侵略者製造的大悲劇。它以法西斯軸心爲一方，以反法西斯同盟爲另一方，展開了正義與邪惡，進步與反動之間的最驚險、最激烈、最殘酷的大廝殺，大搏擊。雙方投入兵員之衆、武器之多是空前的；雙方攻取模式之新奇，戰線之廣闊，也是空前的；這次戰爭造成的損失之大，產生的影響之深，還是空前的。五十年來，它像巨大的磁鐵吸引著千千萬萬的社會學家、歷史學家、軍事家、文學家以及關心和平、進步事業的人士，廢寢忘食地去研究它，表現它。《第二次世界大戰奇謀秘計》系列就是從謀略角度對二戰進行探討的作品之一，也是在二戰勝利結束五十週年時奉獻出來的一個小小禮物。

第二次世界大戰是智慧與狡詐的大決戰。它那恢宏的氣勢，豐富的內涵，深刻的底蘊，無不閃爍著人類智慧與勇氣的火花。法西斯侵略者處心積慮將歷史上的權謀發揮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反法西斯的陣營也將人類的奇韜偉略發揚光大，達到了出神入化的境界。決戰雙方的指揮者和組織者，許多都是出類拔萃的謀

略家。他們或以吞吐天地的氣魄，包藏宇宙的胸襟，統觀全局，洞察幽微，發表震撼人心的演說，使萬眾同仇敵愾，施展亘古少見的良謀，逼敵酋飲彈焚身；或受命出使，奔波五洲，以嫻熟而誠摯的言辭，解盟友之疑惑，將機敏而鋒利的談吐，掃納粹之陰謀；或橫刀立馬，馳騁疆場，率雄兵百萬，斬關奪隘，逞胸間韜略，屈人之兵。羽扇輕搖，運籌帷幄，玩對手於股掌之上；暗設機謀，決勝千里，成偉業於轉瞬之間。或設情場，輕歌曼舞攻心戰，粉面桃花巧取頑寇；或潛謀海，陳倉暗渡入虎穴，瀟灑風流智越險關。他們以超人的才智，演出了一齣齣曠古難見的活劇。綜觀二戰的全過程，機智的深邃，謀略之奇巧，也是無出其右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奇謀秘計》系列廣搜博采，蔚為大觀。羅斯福、邱吉爾、史達林等「三巨頭」在二戰中的縱橫捭闔，艾森豪、蒙哥馬利、韋維爾、巴頓、朱可夫、劉伯承等將帥在二戰中的妙智奇能，以及希特勒、隆美爾、東條英機、山本五十六的奸謀狡計都包容其中。史料翔實，內容深廣，這也正是這套系列的特點。

這套系列共分四冊。即《難得糊塗卻「糊塗」》（政治奇謀篇），寫反法西斯與法西斯陣營之間或陣營內部有關政治大局的縱橫捭闔的謀略以及有重大影響的奇謀巧計，是部政治謀略的薈萃；《為戰車開道》（外交奇策篇）重點記述二戰期間外交上的良謀奇策，有面對面的唇槍舌劍，有私下裡的密約會商；有談判桌上的明爭，有歌舞中的暗鬥，以及信誓旦旦的聯盟，虛情假意的周旋，情詞懇切的勸告，笑裡藏刀的伎倆，是外

交謀略的集錦。《兩個蒙哥馬利》（軍事妙計篇），記述二戰裡一場場陸、海、空大戰裡的奇謀奇計。名將的智慧，戰神的奇巧，假作真時真亦假，無機謀處有機謀，集古代兵法之大成，開現代戰爭的新河，花樣百出，精彩紛呈。《硝煙在何處》（用間秘計篇）主要寫二戰中諜海的波濤，隱蔽的硝煙。俏麗佳人燕語鶯聲，扮演勾魂使者；忠心奴僕，鞍前馬後，原是索命閻羅。離間計，使「元帥」無端被殺；反間計，使密友反目成仇。平靜處，驚濤駭浪；歌舞中，劍影無光。情節曲折，出人意料。四冊各有體系，卻又互相聯繫。沒有根據不下筆，在事實上求真、有準；文筆上力求活潑，捨得下剪裁功夫。融史實性、生動性、趣味性、實用性於一爐。因此，這套系列在輕鬆愉快中，能使人增加知識，開闊眼界，啟發智慧。它能做青少年的課外讀物，能作旅途解除寂寞的朋友，對於研究二戰的學者，也有一定的參考價值。凡是競爭性的活動，無論是戰爭，還是競賽，都離不開謀略。因此這套系列對於體育競爭，商業活動，也有其可資借鑒的東西。

第二次世界大戰一般以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希特勒進攻波蘭，九月三日英法根據英法互助條約和法波盟約對德宣戰，作為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開端。但是，戰爭實際爆發要早於這個時候，一九三一年軸心國之一的日本侵略中國，一九三五年義大利入侵阿比西尼亞，一九三八年希特勒占領奧地利，一九三九年希特勒入侵捷克等等，都在英法對德宣戰之前，因此，本系列的取材，便從一九三一年起始，這樣，對於二戰的全過程更能

作出全面的恰當的反映。在本系列的編寫過程中，參考了有關的史料未作一一註明。在此，我們向有關同志表示謝意。

由於時間倉卒，特別是水平有限，差錯恐怕不少，希望讀者批評指正。

平沙雁

一九九四年八月 二龍路

目次

1	老爺嶺巧誘日軍陷絕境		(一)
2	劉伯承設伏七亘村		(五)
3	神頭嶺圍城打援軍		(九)
4	岢嵐斷水困日寇		(十三)
5	日軍喪師哈勒欣河		(十六)
6	聶榮臻計滅「名將之花」		(二十)
7	土坦克破「囚籠」		(二十四)
8	高空掉下的寶貝		(二八)
9	英國人的「超級機密」		(三二)
10	一場神秘的交戰		(三六)
11	虛虛實實韋維爾弱旅勝強兵		(四〇)
12	隆美爾孤軍千里追襲		(四四)

13	偷襲珍珠港		(四八)
14	「拿麥克阿瑟遊街示眾」		(五三)
15	朱可夫勝算德軍		(五九)
16	「神秘天堂」來的轟炸機		(六三)
17	珊瑚海之戰		(六九)
18	羅金智奪頓河橋		(七四)
19	狄托施謀贏納粹		(七八)
20	微山湖上巧用兵		(八二)
21	麥克阿瑟萊城報仇		(八六)
22	衣兜裏裝「嚮導」		(九〇)
23	日軍施詐脫重圍		(九四)
24	山本五十六的末日		(九八)
25	崔可夫奇兵巧用敵心寒		(一〇二)
26	奇襲皮奈蒙德		(一〇七)

27	艾森豪立法倫敦		(一一一)
28	英軍巧使離間計		(一一五)
29	盟軍派死人送文件		(一二八)
30	艾森豪涉險摸敵情		(一二二)
31	「血膽英雄」巴頓		(一二六)
32	巴頓將軍的反省檢討		(一三〇)
33	美國人紙礮克敵		(一三四)
34	希特勒劫獄救「凱撒」		(一三八)
35	美軍指揮納粹飛機		(一四二)
36	朱可夫施謀惑頑敵		(一四五)
37	飛行員巧計脫虎口		(一四八)
38	讓每個官兵檢閱統帥		(一五二)
39	兩個蒙哥馬利		(一五五)

40	「霸王」依賴的「保鏢」		(一五九)
41	諾曼第希特勒難逃連環計		(一六三)
42	調虎離山科坦丁盟軍脫險		(一六七)
43	假傘兵獲勳章		(一七一)
44	希特勒阿登反擊出奇招		(一七五)
45	虎穴救戰俘		(一七九)
46	欲殲故放滅頑寇		(一八三)
47	巧攻礮堡		(一八六)
48	日軍俘虜游逛好萊塢		(一八九)
49	海因里希的誤招		(一九三)
50	探照燈的奇謀		(一九七)
51	反常規強渡萊茵河		(二〇一)
52	史達林激將力解「柏林之鎖」		(二〇四)
53	尋找「斯皮特法爾」		(二〇九)

1 老爺嶺巧誘日軍陷絕境

東北的冬天滴水成冰。駐守在老爺嶺一帶的日軍在焦躁地等着棉衣，那是總部在秋天就已經答應送來的。今天，終於有了消息，總部的人打電話講，棉衣已經上路了，最遲下午就能送到。軍營沸騰了，士兵們在歡慶，軍官們在狂飲，像過節一樣。

時間分分秒秒地流走，可一點兒車影也沒有；有人已經開始默默地守着爐火發呆，進而更多的人開始沉默，一片不安的空氣籠罩着軍營。或許車半路拋了錨？或許路滑車開不快？或許出發晚了？……各種推測在人群中低聲地傳播，不過，有一種可能性最可能發生，但也是每個人最不願意承認的——車隊遇上了東北抗日聯軍。

終於，一小隊出發去搜索，很快他們就帶回了兩個傷兵，頭髮上還像在冒煙，味道刺鼻，臉上青一塊、紫一塊的，帶窟窿的軍服上還有大塊大塊凝結的烏血。傷兵在呻吟。「車隊在老爺嶺二道河子橋邊，被劫！」

頓時，軍營炸開了花，日軍狂叫着拿起武器，軍官氣急敗壞地用軍刀不住地砍着、揮着、發泄着。

「去搶回來，棉衣是我們的！」

三百多日軍乘着七輛大卡車在一片狂叫聲中衝了出去。

二道河子橋邊，抗聯剛收拾了棉衣，搬不走的棉衣與卡車還在冒着黑煙。這時窮凶

極惡的日本人已經衝上來了。橋邊槍聲大作。敵人人多，火力猛，堅持打下去抗聯肯定吃虧。於是，中隊長馮志超帶了機槍手小趙、新兵小劉奉命充當疑兵吸引敵軍，主力則撤回了營地。

馮志超主意多，經驗豐富，辦事冷靜。看着自己才三個人，而鬼子卻有三百多，在這林地中萬一被日本人包抄了，那任務也就完不成了，所以他邊打邊觀察地形，發現後邊不遠處有個山口。於是，他馬上帶着戰友且戰且走，將敵人引了過去，這個山口中間夾條小路，兩邊懸崖高聳，一挺機槍一架上，縱你有千軍萬馬也施展不開，一夫當關，萬夫莫開。

而日本人呢，拎着從火中扒拉出的沒法兒穿的棉衣，看着幾具面目全非的屍首，心頭之火直往上游。什麼林地，什麼包抄，全靠一邊去，哪裏有敵人就往哪兒衝。當然，馮志超他們火力弱，日本人也就更威風了。

山口外，日軍又倒下了幾位，可他們并不退卻，腦子裏只有棉衣、報仇。在對方這麼弱的火力下還有傷亡，這只能是火上澆油，日本人恨不得一口把抗聯戰士咬碎！

總這麼打可不行，自己地形雖有利，可彈藥堅持不了多久，還要想主意。馮志超看着玩命的鬼子又開始動腦子了。從這過去就是老爺嶺，要是把鬼子引到那裏去就好辦了。

這老爺嶺山勢險峻、重巒疊嶂、草深林密，當地人有句話：「走進老爺嶺，沒有天王老子下凡引路，就想走出來。」當然，這種險地對抗聯來說一點兒也算不上什麼，他們成年就在東北老林中鑽來鑽去，就算比老爺嶺還險的地方也困不住他們。

主意已定，馮志超馬上給小趙、小劉佈下了任務：咱們三個人分三路把敵人引到老

人嘴子去。記住，每個人盡量多踏出些腳印，盡可能東一槍、西一礮地打敵人。一定別讓鬼子看出咱不是主力。隨即三個人就分開行動了。

日本人又一個衝鋒終於拿下了山口，可一個人也沒有。雪地上亂七八糟的有三大串腳印，怎麼辦？敵人分兵了，這只能說明他們人少，不敢硬拼，所以只能分頭逃跑，絕不能手軟，分三路追擊，一直殺到他們的營地。追！日軍也分兵追擊了。

這伙抗聯的戰士可真不好對付，時不時還來個回馬槍想嚇退他們。看着躺下的屍體，日本人火冒三丈。真氣人，光看見自己人倒下了，對方從哪開的火卻弄不清楚。

曲曲折折地，三股日軍終於在老山嘴子會合了。馮志超他們三人毫髮未損，全退入了老爺嶺。三股日軍的會師使他們堅信抗聯營地就在附近，便又追入了老爺嶺，要知道，歷次掃蕩中日本人都是殺到老爺嶺就回去了，從不敢涉足深入一步，可見這三百餘日本人今天是吃了豹子膽。在絕對有利的環境中，馮志超三人已不安於僅僅吸引日軍的任務了，條件有利，就該多殺兩個鬼子，非要拉着這伙日軍多轉幾圈不可。

時已隆冬，老爺嶺上早已積下了一米多厚的雪。雪面是光滑的、平緩的、柔和的，但下面一會是樹根，一會是敗葉，一會是碎石，一會是深坑，幾乎就沒有什麼落腳的地方。可是，日軍仍頑固地推開雪，循着抗聯戰士犁出的痕迹追擊。長時間的追擊後，日軍已沒多大氣力呼喝了，但他們堅信對手的處境也沒多好，自己人還比他們多呢！

人真的多嗎？與馮志超他們比的確是一比一百，但在這黑魃魃的老爺嶺中，三百個人只不過像是一小截馬尾巴。現在已是深夜了，月光無力地淌下來，雪地倒亮得刺目，這單調的亮光只叫人困倦。巨木像鬼似的無言的立在四周。倒是那影子似的對手生怕日本

人悶，一會兒一槍，一會兒一槍，這更增添了那種原始森林的恐怖。日本人現在似乎只是在木然地走着，追擊已經成了一種機械運動，手推開雪，腳盡力往前踏，腦袋裏空空如也。日軍的隊伍越來越疏鬆，而抗聯的人似乎不斷得到增援，留下的腳印越來越零亂，日軍恐怖得不得不停下來收攏隊伍。不過很快他們就發現自己迷了路了，正沿着走過的地方前進，顯然這消息比敵人得到了增援好不到哪去。

去他的影子敵手吧！全軍就地紮營！此時，彷彿只有紮營才能使內心忐忑的日軍鎮靜下來，幾堆篝火總算點燃了，疲憊的日本人一個個裹着毛毯，費力地烤着早已凍僵的手腳，只有十來個人在警戒。

日軍這回進軍帶了一個叫李五子的漢奸，李五子也算半個本地人吧。他自信天亮後有可能帶日本人退出去。但隔牆有耳呀！跟在附近的抗聯戰士早就盯上這小子了。一通掃射，這小子連帶着幾個日本兵就見了閻王，日軍的活寶貝這麼簡單地就被殺了，日軍那已被恐怖與疲憊取代的火氣又涌了上來。但只往黑漆漆的林子中衝了兩步，背後的光一消失，寒意不覺又涌上心頭。

「看。」小趙指着天空提醒同伴。這時，月亮四周正越來越濃地積聚着絮狀的月暈，暴風雪就要來了。抗聯三勇士迅速撤出了老爺嶺。

日軍也注意到了月暈，可從哪才能脫身呢？在殘酷的環境面前，日本人的勇氣早被風吹走了。日軍被誘入絕地，犯了兵法大忌，該惡運臨頭了。

不久，有消息出來，三百多日本人在老林中被凍死了。

2 劉伯承設伏七亘村

一九三七年十月，日寇佔領石家莊後，爲配合晉北戰局，侵略太原，以兩個師團的兵力，沿正太路西犯。膏藥旗在獵獵秋風中抖動，長軍刀在陽光下閃着亮光，日本官兵個個神氣十足。因爲他們自踏上中國土地，雖然受到中國軍隊的一些抵抗，但都沒能遏制住他們進攻的勢頭，因此氣焰更顯得囂張了。

八路軍一二九師師長劉伯承率師部及三八六旅東進平定地區，準備側擊西犯的敵人，阻遏敵軍的攻勢，保衛國土。他召集幹部會議，分析了當時的形勢，他說：「我們八路軍是抗日的隊伍，一定要打掉敵人的氣焰，讓日本鬼子知道，中國人不是好欺侮的。」隨後，他指示三八六旅旅長陳賡，率七七二團於十月二十五日前進到川口、孔氏村地區，準備阻擊由九龍關西犯的敵人；並命該團第三營同特務連一個排，在平定縣縣東的七亘村南山一帶隱蔽活動，準備伏擊可能由測魚西犯的敵人。

這時負責偵察的同志回來報告：日軍第二十師團的迂迴部隊向平定開進，它的輜重部隊約有一千多人在測魚鎮宿營。

劉伯承稍事思索，說：「我琢磨呀，這股敵人明日必然走七亘村向平定輸送軍需物資……」隨即他臉色堅決地說：「就拿這股敵人開刀。奪取這批物資，切斷二十師團與後方的交通聯繫。俗話說，兵馬未動，糧草先行。二十師團得不到物資補給，就無法向西發展了。七亘村、南峪之間的地方，地形也較複雜，好打埋伏。」他命令第三營作好戰鬥準

備。

果然不出劉伯承所料，二十六日剛拂曉，在測魚鎮休息一夜的日軍輜重部隊在步兵二百餘人的掩護下，向西開拔了。人喊馬嘶，車輪飛轉，前進的速度還真快，九時左右，就到了第三營的伏擊圈裏。日本人大概是太得意了，一個鬼子竟哼起東洋小調，那聲音拉得長長的，像是沒睡醒的人在哼哼，他唱了一個，鬼子就哄一陣，他再哼一個歌，鬼子又哄一陣。他們根本就沒想到自己已進了伏擊圈，眼看就大禍臨頭了。

我軍有意放過敵人的先頭部隊，等待輜重部隊和掩護部隊進入伏擊圈，聽見鬼子又哼又哄，一個八路軍戰士悄悄罵道：「東洋鬼，呆會你就哼不出，哄不成了。」

排長扭頭瞪戰士一眼，那戰士吐吐舌頭。

這時營長喊了一聲：「打！」

砰、砰、砰！槍聲大作，像放鞭鞭那麼繁密；轟、轟、轟！手榴彈在敵人隊伍裏爆炸。敵人像是稻草垛兒受到大風一刮，呼啦啦倒了一片。敵人的隊伍大亂，再也哼不了歌，起不了哄，只發出驚慌的嗥叫。八路軍的衝鋒號響了，伏兵四起，那些揀了條命的鬼子撒腿就跑，再也顧不了那些騾馬和物資了。這一仗，共斃敵三百多人，繳獲騾馬三百多匹及大批軍用物資，我軍僅傷亡十多人。

八路軍趕着奪來的騾馬，扛着日本的軍用物品，又唱又笑，喜氣洋洋。

這次戰鬥後，劉伯承對大家說：「平定地區日軍急需補給，七亘村是日本軍輸送物資的必經之路，因此，他們還會來，我們還可打一次伏擊……」

這時有的同志提出再去原地伏擊恐怕不妥，因為敵人遭了一次伏擊後，不會像上次